

花潮

香气流动的日子

叶浅韵

人类从蛮荒蒙昧中一路走来，曾以鸟兽之姿捕获口中的食物，以谋生存。在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驯养植物和动物的秘密，才有了后来《周礼》所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六谷是指稻、黍、稷、粱、麦、菰；六牲是指马、牛、羊、豕、犬、鸡；六清是指水、浆、醴、凉、医、醕。周公“分封天下”“制礼作乐”，让其子民知敬畏、尊礼法、守规矩。周朝的伟大在于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礼乐文化最后都积淀在“六经”的著作里永垂后世，代代相传，至今也还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儿时，常听家中外祖父碎碎忆念：“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彼时并不懂得其中意思，更不知是曹孟德之诗。但看他在悠悠旱烟中沉醉旧事，宣讲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每一次都激情未尽，末了还要加一句自己是大周的遗民，周公的后裔，便觉得这老夫子言行奇怪，区别于村中任何一个老人。如果外祖母在场，必定要被奚落为耗子在乱嚼牙巴骨般无聊。

长大后，翻开许多宗族的家谱，才发现民族大融合中，这些历经战乱、迁徙、贬谪、流放、逃亡而来到云南群山深处居住的子民中，居然都是大有来头。隔着数个朝代，我不知道外祖父为何要想念一个遥远的王朝，比起外祖母为了获取微小的利益而从深山老林中采摘各种香料，制作成为一炷一炷的清香，供养乡间人民对祖宗和信

仰的敬意，而在街市上叫卖的年复一年日一日地讨生活来说，落魄书生的理想在外祖父身上像乌龟的壳，看上去沉重而负累。

多年以后，外祖父和外祖母都相继往生，我也渐成日暮之人，才深刻地思索他们存在的世界。外祖父身陷俗世，却一生想努力在精神中找些寄托，他随身携带一支口琴，却总是在拿出来时被众多的子孙抢了频道。以至于我无法清晰地记得他是否吹过一曲完整的调子，或者他曾在山谷中自我陶醉过。外祖父的枕边有几本发黄的书籍，大多是关于中医的，他翻阅它们，只是为了能给孩子们治病。还有一本手抄的中医方子，一手好看的小楷，记录各种偏方、单方、验方。我在他那里最早知道一些中草药的名字，从小吃过他口中的益气养生汤。他尽量在形而下的生存中，找寻形而上的意义，然而在乡间并没有他的同盟，他只好对着我们一群小孩子宣讲，才不至于被认为是怪人。

大到宇宙，小到蚂蚁，都可能成为外祖父宣讲的客体。像是他的胸中收藏着一个巨大的世界，有取之不尽的故事。没有人会明白一个平头百姓竟然要关心人心最形而上的部分，而且是在偏僻的乡野之间。所以，在外祖母口中，外祖父说的都是疯话，让我们都别听他乱说乱讲。可是在今天，我甚至就真的相信了他是大周的遗民，他还活在那个场域里，深切怀念那个时代。而且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正在谱写的世界命

运共同体，竟然有某种相同的气象。

据文献记载，周朝做到了使其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净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这等格局与气象，以最深刻的本相承载了同舟共济的基底颜色，闪耀着人类最伟大的荣光。历经风雨飘摇之后的江山之外，它还曾经照拂过一个人困苦的一生。尤其当我认识到主观感受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能抵达自我内心的丰盈的人即是掌握了开启快乐的法门时，我更加明白了生存与存在的意义，它们在六谷外之外，流淌着迷人的香气。我的外祖父定然是被自己认知的微光烛照过的人，所以他是幸福的。

我的外祖母一生致力于沉潜入生活的底部，用六谷和六谷之外的香气，托举整个家庭的重量。也许正是有了外祖母蓬勃的力量，才让外祖父的求索有了某种着落。我可以确定，他们的思想在大多数时间都不可能在同一频道共振，但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要把众多的孩子养育成人，里里外外的分工，都可以打破乡间固有的秩序。这让我常常有种错位感，外祖母倒是成了那个为家庭遮风挡雨的大哥，外祖父只要肯听指挥就对了。我知道，外祖母唯一不能指挥的，便是外祖父思想中的千军万马，它们不时就要跳将出来，带领我们狂奔向无限的旷野。或许，那才是外祖父最开心的时刻。火塘边上，永远有个冒着热气的茶罐，和一个同



云海漫过库独木

杨亮

去云海深处的库独木“挖银子”。

前往库独木的山路，横竖弯转，路“挂”在云雾缭绕的山腰上。站在国道323线的制高点那块刻有“和平”二字的石碑前，同行的郎老师指着对面云雾落脚处的山梁说：库独木就在那个山梁上。因为没有目测山路的经验，我无法判定这个距离到底有多少公里？闯入眼帘的，就是一条堆叠的盘山路。

因为要赶到库独木吃晚饭，同行的几辆车就先后来一头扎进这段山路，在羊肠道里穿行。越往大山深处走，恍然间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土墙青瓦的民居、飘荡炊烟的屋顶、路上悠然走动的牛马、各式各样不知名的花草，把原生态的美感，毫不吝啬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雨后的山泉水不受任何约束，兀自地唱着欢歌往山下流淌，自由自在地任性着。如果人生的状态如这山间溪水般自由，到库独木看山看水，那将是何等有趣，何等自在。

“库独木”这三个字是音译，在拉祜语中是“挖银子”的意思。我们在盘山路上穿梭了近两个小时，夜幕逐渐笼罩了远处此起彼伏的山头，山岚、云海和夜幕重叠在一起，像一块黑灰色的纱巾，把库独木这个“挖银子”的地方紧紧地包裹起来，不让世人知晓。

走过数不清的弯路后，路的尽头，就是拉祜族寨子库独木，这里全是山，山上的村寨已经在暮色的怀抱里沉睡了。天上稀疏的星光和对面山上的灯光错落着，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天与山已经在夜色里浑然一体。此时，夜的静谧抚平了我的思绪，这个地方，没有喧嚣，没有烦躁。饱和的负氧离子带着淡淡的鲜茶香笼罩在整个库独木的上空，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

不知道唤醒我的是第几声雄鸡的长鸣，仿佛整个库独木寨子的雄鸡都站在寨子周围“吹号”，长长短短的鸣叫声成为一曲曲优美的乐章在山谷间回荡。我推开窗子，只见云海翻滚，正渐渐地以寨子为中心包围过来。透过云海的间隙，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翠绿的茶园，在云海里若隐若现。

走出寨子，我在晨雾中走进了茶园，就等着漫上山头的云海把我 and 茶树包裹起来。再等着旭日钻出云海，渐渐撕开这晨雾，把今天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到独库木寨子上，照耀到漫山遍野的茶园里，照耀到我身上。一阵幽香随晨雾钻进我的鼻孔，清新诱人。哪来的花香？雾里看花，突然发现我身旁一株茶树上开了七八朵茶花，黄白的花瓣、淡黄的花蕊，这香气一吸入鼻腔，沁人心脾。

渐渐地，云海包围了山头，也漫过了库独木这个寨子。漫过库独木寨子不只有云海，还有日新月异的变化。移民搬迁原地重建工程与“村村通”道路工程的实施，让这个村寨与外界的联系从天涯到咫尺。

太阳升起，整个库独木寨子都忙活起来了。库独木有没有银子可挖？有，那漫山遍野的茶树，都是绿色生态的银矿。郎老师说：在库独木，看云海茶山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要带我去看的那棵千年“茶王树”。茶王树无言无语，但枝繁叶茂，每一片硕大鲜嫩的叶子，都在云雾中写满生机。来库独木一趟，人们挖的“银子”，就是用拼配了茶王树叶子的茶叶，自己动手压一饼茶。而这一次，我选择将一朵刚摘来的清香优雅的茶花压在了茶饼的面上。

离开库独木时，艳阳高照。我知道，今生的弯路，这一次已经走完了。明天的云海，依然会在旭日照耀下漫过库独木。

河与鹭（外一首）

李福生

用细长的喙咬对着流光的断句
两只白鹭，前一后
水纹是它缓缓摊开的字迹
平向河在夕照里铺开旧帛书

我认出水草间有几时影子的拓片

也曾卷走河埂上未熟的姓名
而多年后洪水泥黄的狂草
拓着初冬，拓着躁乱的云

清浊交替的节气
重新学习如何用翅膀平衡
从水泥堤岸折出新的弧度里
现在它们又回到这里——

代替了淤满沉重的呜咽
上游飘来庆典的鼓点
露出陶罐般湿润的睡眠
淤泥在河床下翻了个身

整条河都涨满了白色的隐喻
当另一群白鹭从县志里飞出时
正在丈量此岸到彼岸的距离
看啊，它们忽然振翅而起的银弧

冬至

断层溅起银币般的水滴
冰线 with 暖流在河脉里暗战
叮咚声里含着上个雨季的潮湿记忆

那孤独线让整条河学会倾斜
白鹭突然撕开空气——
防冻网兜裹住青香木战栗的绿
南国的冬啊，是件半暖的羽衣

铁匠的高原

永基卓玛

十一月的小月中旬，冬的寒意已然铺展。在214国道旁的卡萨藏刀铁里，却是一片炽热。此时炉火正旺，通红的炭火在风箱的鼓动下呼呼作响，映照得廖金明古铜色的脸庞。他佝偻着背，双手稳稳握着那把用了几十年的铁锤，锤头已被磨得圆润发亮，仿佛是他身体的延伸。此刻，他正专注地敲打一根粗实的铁针——那是用来缝制琵琶肉的特制工具。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特色饮食琵琶肉，是将整只猪腌制风干，形如琵琶而得名，而缝制它所用的铁针，比平常人的巴掌还长，且须坚韧、笔直、尖锐，非寻常针具可代。

铁针在铁砧上翻飞，随着廖金明的每一次挥锤，火星如星子般四溅，落在他的手背和围裙上，留下点点焦痕。他的动作沉着而有节奏，仿佛不是在打铁，而是在与金属对话，炉火映照中，铁针逐渐成型，由红转暗，再经冷水“淬火”，一声脆响后，铁针便有了硬骨。

从14岁开始学铁匠手艺，如今，65岁的廖金明做了五十多年的铁匠。2019年11月，廖金明被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为“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廖金明的藏名叫扎西旺丹。1960年，他出生在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联合村。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廖金明读到小学三年级就退学了。退学后，廖金明就开始参加集体经济给公社做活，挣工分。

“那时，我爷爷是公社里打铁的，他的名字叫拉茸。到爷爷这一代已经是家族的第六代打铁人，爷爷又把手艺传给了舅舅迪吉培楚。那时人们称我们家族为‘小中甸卡萨嘎达家’，意思就是‘打铁的人家’，因为打的藏刀特别好，在迪庆一带还是出名的。”廖金明说起

这些时，眼神里透着一丝骄傲。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大多数农具，如犁铧、锄头、镰刀、砍刀、杀猪刀，都依赖铁匠一锤一锤地打造。铁匠的手艺，直接关系到一个生产队的耕作效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铁匠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14岁那年，廖金明正式拜师，进入铁匠铺开始学艺，他一边完成劳动任务，一边在铁匠铺里学艺。这一学，就是十多年。在漫长的学徒岁月中，他逐渐知晓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在茶马古道的鼎盛时期，嘎达家的藏刀曾名震四方。许多马帮的马锅头（领队）都会专程前来定制藏刀。藏刀对滇西北人而言，远不止是工具，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雪域高原千年相随的信物。

廖金明说：嘎达家族世代以锻打藏刀为业，打造的藏刀都有一个独特的家族印记，印记是个字符，读作“卡萨”，人们便称嘎达家的藏刀为“卡萨刀”。廖金明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有朝一日，我也要打出一把真正的卡萨刀，在刀身上刻下那个属于家族的印记。

这一等，就是12年。梦想的实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廖金明只能默默观察，反复练习。在农闲时节，他拾捡废弃的铁料，模仿爷爷和舅舅的手法，一遍遍锤炼、淬火、打磨。他深知，制作藏刀之道，要心静更要沉淀，打铁是在沉默中，与火、水、铁对话。

22岁那年，廖金明与村里的七林央宗成婚。七林央宗是个能干的藏家女子，她看出了丈夫对家族传承的执着，便默默扛起了家中的重担——种地、放牧、家务，从不抱怨。而廖金明也只是在农忙时才帮忙。正是这份无声的支持，让廖金明得以在铁匠铺中全身心投入。

那时，包产到户的政策如春风般吹

拂高原，许多传统手工艺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但廖金明却坚定地选择坚持守护传统工艺。他想：祖辈靠打铁为生，我也只会这一门手艺，那就把这门手艺做到极致。于是，嘎达家的铁铺在廖金明手中重新燃起炉火，叮叮当当的锤声再次回响在山谷。

廖金明恪守古法，每一把藏刀都必须经历选材、锻造、淬火、打磨、雕刻等二十余道工序，一道不少，一丝不苟。他选用高原特有的礞砂土与熟铁层层叠锻，反复折叠，使刀身兼具韧性 with 锋利。锻造时，火候的掌控至关重要，稍有偏差，整块钢材便可能报废。而最考验匠人功力的，是淬火——那一瞬的冷却，决定了刀的品质。

“打刀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淬火。”廖金明回忆道，“淬火时，刀刀遇水忽然冷却，而刀背还带着高温，冷热交替，整把刀面会出现天空的颜色，有蓝天，有白云，那些渐变的颜色如同云彩在变化。”

他说的，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当高温的刀身骤然浸入冷水，金属表面因温差产生氧化反应，形成一层如极光般绚丽的虹彩。这层“火衣”，是匠人与自然对话的见证。

直到26岁那年的一个清晨，廖金明在打刀时，忽然看见刀面上浮现出一片奇异的光影——那是早晨的彩霞，金红与淡紫交织，如日出时分鎏金的云彩缓缓升起，又悄然落下。那一刻，他怔住了。他凝视刀面，仿佛看见了祖先的影子。他知道，自己终于掌握了打制藏刀的精髓。

“那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卡萨刀’。”廖金明说他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不是形状，不是花纹，而是刀里有生命，有了天地。”

从那一天起，廖金明开始在自己打

造的每一把藏刀上，郑重地刻下家族的印记。这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他12年苦修的证明，是他对家族、对传统、对匠心的庄严承诺。

他打的刀，渐渐在周边村落传开。“啊仲啊仲……孙诺吉才……热瓦舍别……共给……吉拖木……”这是廖金明在打铁时经常自己给自己喊的劳动号子，更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节奏分明，韵律悠长。他轻轻唱着，仿佛在与铁对话。这声音，是他与金属之间的秘密语言。

“做什么事都不能计较，要慢慢来，就像青稞种子种下去，总要慢慢等待。”廖金明常说。这句话，既是他的生活哲学，也是他对手艺的理解。打铁，急不得，躁不得。一锤一锤，都是时间的积累；一叮一叮，都是心血的凝结。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伴随着廖金明从包产到户走到改革开放，再走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某次廖金明生病了做手术，医生叮嘱他至少一年内不能打铁。可手术康复才三个月，他便又拿起了铁锤，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

“我听到打铁声，摸到打铁工具，全身就舒服。不让我打铁，我真会生病的。”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意，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执着。

如今，高科技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迪庆高原，也在改变着广大农牧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昔日田野间叮当作响的犁铧，那些曾被农牧民视为命根子的古老铁器劳动工具，如今大多已被现代化的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所替代。然而，在这股科技洪流中，并非所有的传统都已褪色。

在迪庆州的大部分牧区或农庄，像砍刀这类看似简单的工具，依然需要技艺精湛的铁匠亲手锻造。这些工具往往需要根据使用者的习惯、当地